



# 浮士德

歌 德 著  
郭 沫 若 译



# 浮士德

(第一部)

歌德著

郭沫若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七八年·北京

G o e t h e

F A U S T

第一部插圖为彼得·柯奈留斯(Peter Cornelius)所作，  
根据柏林德国艺术学院供給之照片复制；第二部插圖为阿德  
里安·史萊希(Adrian Schleich)所作鑄刻。

封面设计：刘巨德

浮士德(共两册)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二二〇七工厂印刷

字数467,000 开本850×1168毫米 $\frac{1}{32}$  印张20 $\frac{7}{8}$  插页22

1959年9月北京第1版

1978年12月北京第3次印刷

书号10019·380

定价2.30元

## 小引

“浮士德”將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改版重印，我趁這個機會把譯文全部琢磨了一遍。有些地方核對過原文，改正了錯誤。

這部作品依然值得玩味，只是不那麼輕鬆，特別是第二部。

可以這樣說：浮士德博士是不知滿足的個性發展要求的形象化。等到他感到有自滿的情緒便瞎了眼睛，不久就成爲了惡魔的俘虜。這是具有教育意義的，雖然所處理的歷史階段不同。

列寧被流放到西伯利亞的時候，在他所攜帶的不會太多的書籍中就有一部“浮士德”。這可保證了這部作品的生命。

可惜我的德文程度實在有限，沒有可能很好地傳神。有些地方譯得太呆板，同時也一定還有好些譯得不準確的地方，希望精通德文的朋友，對於這部作品曾深入研究的朋友，嚴格地指責，以便有機會時再加以琢磨和修改。

郭沫若 一九五四年九月三十日

## “浮士德”簡論

歌德的“浮士德”，我算全部把它譯完了。首先我得說，這是一部很難解的作品。第一部雖然還有一個甘淚卿悲劇的故事在裏面貫串，有些地方已經就够難解，到了第二部差不多是把一切故事的條貫性都抽掉了，難解得更是驚人。但它確實是構成了一個整體。在構成爲一個整體上，它仍然是有一貫的脈絡存在的。它是一部靈魂的發展史，一部時代精神的發展史。是怎樣的時代在作着怎樣的發展或怎樣地在發展呢？整個的“浮士德”這一萬六千行的詩句，都在報告着這個事實。

先請看它的故事的進展吧。

浮士德老博士在中世紀的書齋中煩悶，甚至企圖自殺。在春天的復活節日他和他的弟子瓦格訥博士出外郊遊，遇着了一條黑色的龍犬。這龍犬跟着他回到了書齋。龍犬是天上降下來的惡魔靡非斯特匪勒司所變成的，他在天上曾經和上帝打過賭，要把浮士德誘入魔道。竄進了浮士德的書齋，靡非斯特現成了人形，又和浮士德訂下契約，他要作爲浮士德的僕人要使浮士德解除煩悶，盡量滿足。假使浮士德表示了滿足的那一瞬間，奴役便解除，浮士德便反爲惡魔所有了。就這樣靡非斯特便把黑色外套變成一朵浮雲，把浮士德和他兩人載着出去雲遊世界。首先是到了萊普齊的酒店裏，參預了一些無聊的大學生們的胡鬧。接着被引進“魔女之廚”，

嗑了一劑魔湯，於是便返老還童，浮士德變年青了。接着便是和可憐的少女瑪甘淚的戀愛，因用睡藥過重毒死了甘淚卿的母親，更因幽會被阻殺死了她的哥哥華倫亭。瑪甘淚養了一個私生子，把他溺死了，自己被丟在牢裏，也成了狂人。在這期間，浮士德經過一段“林窟”的幽居生活，又領略了一次“瓦普幾司之夜”的胡鬧場面，而終於經過殺場，偷進監牢，想把甘淚卿從牢裏劫出。甘淚卿拒絕了，終於“受了裁判”——死刑。就這樣，第一部告了終結。

第二部一開篇，浮士德在“風光明媚的地方”一覺醒來，那是阿爾普司山的山麓。他真輕鬆，一點罪孽感都沒有。他反感覺着“生命的脈搏鮮活地鼓動”，精神百倍地受着了鼓舞，有“一種堅毅的決心，不斷地奮勇向最高的存在”，而在瀑布的虹彩中體認出人生的極致，要“我們的人生反映出五彩成文”。於是他到了京城去謁見皇帝。這皇帝的統治正是腐敗透頂的時候，“到處都堆積着奇形和怪象，非法的行爲戴上合法的偽裝”，官吏無人不貪，軍隊無物不搶，“打風遍天下，命令等牛毛”，政治家結黨營私，財政到了水盡山窮的地步。但是宮廷裏的享樂是有增無已的，而驕奢淫逸的皇帝也正準備着要舉行化裝跳舞。就在這化裝跳舞裏面諷喻了形形色色的人生，皇帝是化裝成爲牧羊神潘恩的，在他手中靠着靡非斯特的串弄，兒戲地發行了大量的鈔票，卻公然解救了財政上的危機。皇帝異想天開地想要和古代希臘的美人海倫見面，要浮士德和靡非斯特，用魔術把她顯現。他們公然把她召來了，在“騎士廳”中表演出的場面，是最美的女人海倫與最美的男子巴黎斯的戀愛。結果是浮士德吃醋，他迷戀了海倫，而嫉妬巴黎斯，把魔術的鑰匙觸到巴黎斯身上。精靈們都爆炸了，化成了烟霧，浮士德暈倒了，失掉了知覺。

舞台回到第一部開篇的中世紀的書齋，一切的陳設原封不動，

而只是更陳更舊了。但往年曾經在靡非斯特面前恭順地受過調弄訓示的“學生”，如今成爲了“學士”，跋扈飛揚地反而訓飭了靡非斯特一頓，說是“一個人假如過了三十歲，那就等於是塚中的腐朽。”在這兒表示了時代的進步。浮士德的弟子瓦格訥守着中世紀的鍊金術，在那兒焦頭爛額地製造着“人造人”，公然有一個小仔仔何蒙古魯士造成了，但只是在曲頸玻璃瓶裏面的一個能發光的胎兒形，從玻璃瓶裏蛻化不出來，也不能發育。就靠着這小仔仔的發光，把失了魂的浮士德照着，神遊希臘。於是便有“古典的瓦普幾司之夜”出現。“瓦普幾司之夜”本是北歐的習俗，在魔女信仰盛行時自四月三十至五月一日舉行夜會，魔女各乘掃帚，火鏟，山羊和狗，奔往剝落坑山去朝見魔王，與其情夫魔鬼淫樂。“古典的瓦普幾司之夜”是把背境移到了希臘，參加這夜會的是古代希臘神話中的神人和鬼物。人造人與靡非斯特和浮士德到了這兒。浮士德依然在追尋那最美的女子海倫。人造人想蛻變，想發育，但不可得，結果是在美神迦拉德亞的腳邊，“希圖放恣情慾”而把玻璃瓶碰破了，閃爍，燃燒，而融成了一片火光。

浮士德追求海倫，終因靡非斯特的誘導而得到成功。浮士德與海倫結合，竟生出了一個兒子名叫歐福良——這個少年極明顯地是拜倫的象徵。他是位“天才兒”，放縱不羈，追逐“少女”，飛求戰爭，要“衝鋒陷陣，不惜與痛苦周旋”，結果是“縱身於空中”，墜地毀滅。接着海倫也悲苦而消逝了，衣裳化而爲雲，繚繞着浮士德，把他帶到了空中。

浮士德乘着一朵浮雲飛到高山頂上來了。在高山頂上他同靡非斯特兩人對話，表示出他要填海，要把海洋征服，“使那斥鹵的地帶不准再寬，把海洋逼到它自己的心坎。”那時候正在發生着革命。那位驕奢淫逸的皇帝，“他自己享樂而且享得荒唐”，於是乎便鬧成

了這樣的局面：

在這時國家陷入無政府狀態，  
大大小小，上上下下，鬧成一塊，  
兄弟鬩牆，甚至自相殘殺，  
城市對待城市，行幫對待門閥，  
大僧正連同長老對待一般信者；  
到處都是仇敵，對面便成冤家。  
教堂裏也在殺人，處處都在打，  
在關卡的前面商旅受着搜刮。  
於是乎人民的胆子也就長大：  
因為要活就要自衛——半點不差。

.....

有爲者已經把義旗高舉在手，  
他們的宣言是：要和平才要領袖。  
如今的當局不想和平，也不能夠——  
讓我們重新選舉一個新主。  
重新要把靈魂向國家賦與，  
要這樣每個人才能夠得保安寧，  
在新造的社會和平與正義結婚。

在這種情勢之下，浮士德受着靡非斯特的慫恿，卻幫助了皇帝這一面，靠着一些死靈和虛影的出力，竟把革命鎮壓下去了。浮士德受到皇帝的賞賜，把一帶沿海的地面給他，讓他去填海。

浮士德填海成功，在這兒建立起一個自己的理想的王國。但有一對老人夫婦在他的區域中保有着的一座小禮拜堂，立在一座菩提樹的小丘上。這種舊式的東西他不能容忍，他要用新開的土地和新屋同他們兌換，兩老人是不大願意的。靡非斯特奉命去強迫



遷移，因為過於蠻橫，把兩老人駭死了，還殺死了一位旅客，菩提樹和禮拜堂也都被一火而焚了。浮士德為此卻不免為“憂愁”所襲，“憂愁”向他一吹，使他雙目成盲。他在盲目中，快要倒下去長逝的時候，唱着這樣的一段獨白：

我為幾百萬人開拓出疆土；

雖然還不安全，但也可自由勤苦。

原野十分青翠，土壤一片膏腴，

人畜都在這新地上得到安居，

勇敢勤儉的人民壘成了那座高丘，

向那周圍移植都可以衣食無憂。

外面雖有海濤不斷地衝擊堤岸，

而內面却安居樂業如同天國一般，

即使海潮噬岸，堤有潰的危險，

人民全體合力，立即把漏穴補完。

是的！我完全獻身於這種意趣，

這無疑是智慧的最後的斷案；

“要每天每日去開拓生活和自由，

然後才能夠作自由與生活的享受。”

所以在這兒要有環繞着的危險，

以便幼者壯者都過活着有為之年，

我願意看見這樣熙熙攘攘的人羣，

在自由的土地上住着自由的國民。

我要呼喚對於這樣的剎那……

“你真美呀，請停留一下！”

我在地上的日子會有痕跡遺留，

它將不致永遠成為烏有。——

我在這樣宏福的預感之中，  
在將這最高的一刹那享受。

浮士德在這種預感中感到滿足，而且喊出了“你真美呀，請停留一下！”照着契約的規定他就不得不為靡非斯特所有，但天界的仙使們卻把他搶救了去。在天上那位甘淚卿出現，迎接着他，並且要“用心地把他指導”。天上的至尊者卻是一位“光明聖母”（Mater Gloriosa）而不是上帝，這是一個有趣的表現。詩人在最後的合唱中，竟唱出了最後的這兩句：

永恆之女性，  
領導我們走。

我算快速度地把“浮士德”的故事敘述了一遍。劇中所出現的一些人物和神鬼，例如在這梗概中所見的“魔女之廚”的魔女和那人造人的何蒙古魯士，他們竟有那樣大的本領，一劑藥湯便可使浮士德年青，一點幽光便可照着浮士德去神遊古希臘，到底象徵的是什麼，我不想去穿鑿。或許詩人自己曾經說明過吧，如其不然，實在是等於猜謎而失掉謎底。

但這整個故事進展的寓意是很明瞭的。中世紀書齋中的浮士德就是中世紀封建時代的封建意識，他的年青化就是封建意識的近代化。是什麼使封建意識近代化了？那倒不是魔湯。在今天我們知道是社會生產力起了變化，是因蒸汽機的發明，使生產機構發生了變革，同時社會關係也就不能不發生變革，於是封建社會變而為近代的資本主義社會。歌德正生在這樣的一個變革的時期。在這時英國已經收到不流血革命的成功，法國則正在大流血的當中以企求革命的完成。德國比起英法來是落後了的，儘管年青化的意識已先行輸入或覺醒，而舊社會的積累卻是非常沉重的負擔。這便形成為浮士德力求進步，而環繞着他的社會卻是一般巫婆妖

女的烏烟瘴氣。浮士德以新人的姿態，在這烏烟瘴氣中邁步着，然而他終竟不能脫離那個時代，或超越那個時代。追慕海倫，一般的批評家已經公認，是想把北歐的沉鬱向明朗的希臘精神求解脫，也就是想向現代的科學精神求解脫。結果是失敗了。雖然生了兒子，卻致殞滅了，只剩下一套衣裳。連海倫也消逝了，只剩下一套衣裳所化成的雲氣。這不是詩人對於時代的，甚至對於他自己的，尖刻的諷刺嗎？

或許你不會滿意吧。詩人能那樣犀利地諷刺時代，並諷刺了統治階層的糜爛，爲什麼他卻讓浮士德去參加皇帝的保守勢力，而把革命鎮壓下去了？但這正是十九世紀前半期的日耳曼的現實，也正是歌德之所以爲歌德。歌德並不是一個革命家。他不僅沒有可能超越時代，而且更沒有充分脫掉中世紀的意識。當然，他也是不同意於那種舊式的封建統治的腐敗的，德意志人既整個沒有從這種腐朽蛻化出來，歌德個人也就只好去馳騁他的一個烏托邦式的幻想，在那幻想中去尋求滿足。那種意識便結晶成爲浮士德的填海，在盲目中贊賞他的“在自由的土地上住着自由的國民”。這“自由的土地”不用說是虛幻，“自由的國民”也同樣是虛幻。偉大的詩人結果只贏得一個虛幻的封建諸侯式的民主的享樂而已。“浮士德”之所以成爲悲劇，那深刻的意義，怕應該從這兒來看取的吧？

“浮士德”的外表其實也就是一個悲劇。

它披着一件中世紀的袈裟，而包裹着一團有時是火一樣的不知滿足的近代人的強烈的衝動。那看來分明就是矛盾，而這矛盾的外表也就形成了“浮士德”的龐雜性。不過我們不要爲這龐雜的外表所震驚，儘管詩人在發揮着他的最高級的才華，有時是異想天開地鬧得一個神奔鬼突，甚至烏烟瘴氣，但你不要以爲那全部都是幻想，那全部都是主觀的產物，都是所謂“由內而外”。它實在是一

個靈魂的忠實的紀錄，一部時代發展的忠實反映。因此我也敢於冒險地說，這是一部極其充實的現實的作品，但它所充實着的不全是現實的形，而主要地是現實的魂。一個現實的大魂（時代精神）包括各種各樣的現實的小魂（個性），詩人的確是緊緊地把它們抓住了，而且時而大胆，時而細心地把它們形象化了。他以他銳敏的直覺，慣會突進對象的核心，大之更能朗豁地揭露世界進展的真理，他是把辯證法的精神把握住了。

我們請看他那個和浮士德對立的靡非斯特的構成吧，他是惡魔，然而決不是宗教家們所認識的惡魔，詩人曾經給他一個名字叫“否定的精靈”。詩人假借上帝的口來說：“人們的精神總是易於弛靡，動輒貪愛着絕對的安靜；我因此才造出惡魔，以激發人們的努力為能。”因此，他並不是單純的惡的形象化或萬惡的結晶，他是非惡非善，或亦惡亦善。詩人又從司芬克斯的口中把他說成一個啞謎：

你對於善人惡人都是必需，  
對於善人是甲冑，節欲精進，  
對於惡人是伴侶，任意胡行，  
而兩者都使宙司大神高興。

這是靜的反對的動，無為的反對有為，反過來他也是動的反對的靜，有為的反對無為。他是否定的精靈，但有時又是肯定的一面，他是肯定的否定，否定的肯定。浮士德曾經這樣唱過：

有兩種精神居住在我的心胸，  
一個要想同別一個分離！  
一個沉溺在迷離的愛慾之中，  
執拗地固執着這個塵世；  
別一個是猛烈地要離去凡塵，

向崇高的靈的境地飛馳。

這說的其實也就是浮士德與靡非斯特的對立。這是一個靈魂的兩態。雖然在形式上是浮士德為主而靡非斯特為奴，但在實質上是主奴不分，而在詩人的氣質和一時的感興上，有時倒是主奴易位的。這種個性發展的辯證式的看法，是整個“浮士德”悲劇的中心線索。個性是在發展，而且取着辯證式的發展，推而廣之，時代的發展是這樣，甚至宇宙的發展也是這樣。

歌德本是一位進化論的前驅者，他倡導過一種生物由某一種原型而進化的假說，並曾努力求證。對於個性的發展當然也具有着一種的進化觀。個人的發展並不是毫無軌道的盲動，也不是由兩種互力在那兒絞着打鞦韆或繞着轉磨子，它的確是向前進展的。“浮士德”主張的是有為哲學，你沒看見那老博士把“聖經”的“泰初有道”譯成爲“泰初有爲”，感受着狂熱的滿意嗎？他要孜孜不息，讓他的一生成爲“有爲而爲”（Tat um Tat）。他從中世紀的書齋打出來了，幾乎橫衝直撞地超過了一切的罪惡的觀念，渾沌的污瀆，而達到了他的幻想中的“自由的土地”。在他臨死之前，他對着“憂愁”作了這樣的一段述懷。

我只怏怏地把世界跑了一遭，  
凡是快樂我都抓着它的頭毛，  
不能滿意的，我就把它丟掉，  
從我脫手的，我就讓它脫逃。  
我只是貪圖，只是求其實現，  
這之後又再貪圖，用盡威權，  
使我的生涯如像風暴一般；  
起初是規模宏大而又蠻幹；  
如今已漸多考慮不走極端。

這個人實在我是詳細知道，  
要想起脫它，誰也無法辦到；  
是愚人才把眼睛仰望着上天，  
以為有自己的同類高坐雲端！  
人是只須堅定，向着周圍四看，  
這世界對於有爲者並不默然。  
他何須向永恆中去飄蕩流連！  
凡是認識到的便要趕快把握，  
就這樣來把塵世的光陰清遣；  
即使妖魔現形，他也不改故道，  
再朝前走會遇到幸福與艱難，  
總之，他對於這眼前總是不滿。

這兒的前七八行所描寫的事實上就是“狂飈突起”的時代精神，是充分的有爲主義的實踐，是封建社會向現代社會發展的初期的上行階段。漸漸遇到阻礙，感覺着時代無法超脫，雖然“漸多考慮不走極端”了，而依然是“對於這眼前總是不滿”。這種的自我中心主義正是資本主義的核心。由封建社會到資本制度是一種進步，由奴性的皈依到自我中心主義不用說也是一種進步。但“浮士德”的中心思想並沒有停留在這一階段，而是比這更前進了。雖然是出於幻想，但浮士德卻滿意於“爲幾百萬人開拓出疆土”，“願意看見這樣熙熙攘攘的人羣，在自由的土地上住着自由的國民”。這是由自我中心主義發展而爲人民本位主義，這一發展是一個超時代的飛躍，浮士德——歌德雖然並沒有完成，但他是心向往之的。浮士德發展到臨死才領悟到這個觀念，歌德修積了八十多年，也算在快要永眠的時候，才獲得了這個觀念。因此，整部“浮士德”悲劇的發展，我們可以說，也就是向着人民意識覺醒的一個自然發展。

歌德並不是一位耶穌信徒，照他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看來，無寧是反耶穌教的。悲劇中所表現的浮士德也不是一位耶穌教徒，他那種毫無罪惡觀念的行徑，甚至在言談中坦白地表示否認人格神的存在，毫無疑問，也無寧是反耶穌教的。但在悲劇的構成上卻有了“天上序曲”的一個冒頭和浮士德昇天的一個結尾。可憐的甘淚卿儼然就是宗教家所理想的皈依情緒的人格化。她是被蹂躪了，她自己得了救，並且救了她的蹂躪者。這是耶穌教徒所理想的寬容的精神，歌德也是深深體會到了的。悲劇到結尾，詩人到晚年，更明白地想要把這種精神作為否定的否定，而把否定精靈的靡非斯特所具像化的自我中心主義否定了。這和人民意識的獲得是平行的，甚至是一致的。人民就是新時代的“上帝”。要尊重人民必須忘却自我，這便流而為寬恕，流而為慈愛，流而為清明的自我犧牲。在反耶穌教的一個軀幹上，加上耶穌教精神的一頭一尾，在結構上顯然是一個矛盾，但在詩人的情趣上它會是很調和的。

我在前面已經說過了，就在詩劇一頭一尾的彼此之間也有矛盾，那便是一開頭是男性的上帝，而一結尾是女性的光明聖母。是不是天界也起了一次不流血的革命呢？由男神中心的宇宙變而為女神中心的宇宙，當然這也不過是個幻想，而且不多不少地是個象徵。“是愚人才把眼睛仰望着上天，以為有自己的同類高坐雲端”，不問那“自己的同類”是男性還是女性，你要真以為他或她是“高坐雲端”，不同樣是“愚人”嗎？我們請這樣去看它吧。——大體上男性的象徵可以認為是獨立自主，其流弊是專制獨裁；女性的象徵是慈愛寬恕，其極致是民主和平。以男性從屬於女性，即是以慈愛寬恕為存心的獨立自主，反專制獨裁的民主和平。這應該是人類幸福的可靠保障吧。

我所了解的“浮士德”就是這樣。我是在這樣的了解之下，花

了工夫，把這全部翻譯了出來，不消說也把我自己三十年來的體驗融匯了進去。但我也並不是無條件地表示滿足的，我在“第二部譯後記”中已經說過這樣的話，我要把它再抄錄一遍：

作品中所諷刺的德國當時的現實，以及雖以巨人式的努力從事反封建，而在強大的封建殘餘的重壓之下，仍不容易撥雲霧見青天的那種悲劇情緒，實實在在和我們今天中國人的情緒很相彷彿。……

我們今天的道路是很明瞭的，認真說，不是昇天，而是入地。就是“永恆之女性”也須要先求得她的解放。在中國的浮士德，他是永遠不會再老，不會盲目，不會死的。他無疑不會滿足於填平海邊的淺灘，封建諸侯式地去施予民主，而是要全中國成爲民主的海洋，真正地由人民來作主。

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八日。



## 目 次

小引.....	1
“浮士德”簡論.....	3
獻詩.....	1
舞台上的序劇.....	3
天上序幕.....	13

### 悲劇第一部

夜.....	21
城門之前.....	41
書齋.....	59
書齋.....	74
萊普齊市的歐北和酒寮.....	98
魔女之廚.....	115
街頭.....	130
夕暮.....	135
散策.....	142
隣婦之家.....	146
街道.....	156